

边关风

夜空闪耀“守边星”

■蒋利葵 闫冰洁 王奕博



“下哨后的我总爱数星星，数着数着就湿了眼睛，数星星啊数星星，星星最懂战士的心，不知哪一颗星星，照耀着老家的窗棂……我守着边关满天星，也守护着远方明亮的灯。”一首动人的军旅歌曲，唱出了戍边人的心声。

新疆军区铁盖边防连驻守在帕米尔高原，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绝佳的观星地。一年中超过

一半的日子，官兵可以看到璀璨而深邃的星空，大家也将这里称作是“伸手可以摸到星星的地方”。

星空之下，哨位之上。下哨后观星、闲暇时拍星……连队官兵将青春誓言、人生信念融入浩瀚宇宙和灿烂星河。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这群为祖国披星戴月的边防官兵。

——编者

找不见“黑豹”的踪影，后来发现，吃饱喝足的它早就跑回了马厩。

在连队管段区域内，位于卡前乃达坂的点位海拔超过4900米，官兵采用乘车、骑马、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前出巡逻。一些地带满是碎石，爬一步滑半步，余意和“黑豹”坚持走在前方开路。每每巡逻归来，余意都会为“黑豹”准备它最爱吃的玉米和苜蓿作为奖励，“黑豹”也渐渐成为余意可靠的“无言战友”。

这些年，余意和“黑豹”一起跨过冰河、闯过雪山，也在广阔的戈壁上追风奔跑、在宁静的夜空下沐浴星光。对余意来说，身边的战友和始终相伴的“黑豹”早就成了“亲人”。他常说，自己会坚守在“第二故乡”，如同广袤夜空的一颗星星，照亮祖国的万家灯火。

谈及家乡，一级上士王永宁说起儿时记忆里的一片星空。盛夏之夜，他和爷爷坐在村头的一棵老树下，看星星、说故事。爷爷指着天边最亮的那颗星，告诉他那也叫作“守家星”，它守着村里的烟火、田里的庄稼，更照亮回家的路。

可是，王永宁没能成为亲人的“守家星”。他的两个叔叔都是曾在艰苦地区服役的老兵，在他们的影响下，王永宁踏入军营奔赴边疆，成了高原上的“守边星”。虽然与爷爷聚少离多，可爷爷为他感到骄傲，总是鼓励他在边防好好干，不要担心家里。

那年，王永宁带领新兵执行夜间潜伏训练任务。高原的星空比家乡的更亮、更近、更壮阔，灿烂的星光照亮了新兵略显稚嫩的脸庞。王永宁看到他们趴在雪窝里瑟瑟发抖，但仍然紧握钢枪，没有半分懈怠。

日月变换，斗转星移。入伍14年的王永宁在巡逻路上走了不知多少趟。他告诉自己，既要当好“守边星”，又要当好新兵的“领路星”。

追“星”者的戍边青春，比繁星更加闪亮

交错的星轨流光溢彩、壮美的银河纹理层叠……宿舍走廊里，一面贴满星空照的墙，常常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这里的星空太美了，不少官兵喜



欢将它们拍摄下来。”指导员做了一面“星空墙”，大家可以随时张贴拍到的“大片”。

一级上士尚本栓是最早追“星”的人。刚刚当兵的时候，这里信号不好，通话不便。尚本栓和父母靠着一封封信笺互诉牵挂。

一次，尚本栓在信中向家人描绘深夜站哨时看到的星河。那是一个夏天，晚上的高原仍旧寒风刺骨。夜空由藏青慢慢变得墨一般黑，衬得冷白色的银河又宽又密，他感到整个苍穹仿佛慢慢向下垂落，最终紧紧包裹住自己。激动的他，感到热血在身体里沸腾。

父母在回信中说：“真想和你一起欣赏美丽的星空！”后来，尚本栓常常在信里夹上一张星空照，有他拍到的银河，也有他在星空下站哨的样子，或是坐在山顶眺望星空的身影。这些记录着尚本栓军旅青春的照片，至今仍被他父母珍藏。

不同季节的星空形态各异。为定格这份浪漫，去年冬天，尚本栓和追“星”的战友约定——由他带队集齐四季星图，记录大家的戍边春秋。下士蓝天玉也是一个妥妥的追“星”族。闲暇时间，他喜欢操作无人机升空，以另一种视角定格高原上的璀璨星河。

新兵时期，连长注意到蓝天玉喜欢琢磨电器等物件，便鼓励他担任无人机操作手。地处高原，想要飞好无人机并不容易。“无人机在极寒天气中耗电快、续航差，充电也比较慢。”每次训练之前，蓝天玉都会细心地做好各种飞行准备。

可即便如此，高海拔区域的稀薄空气仍旧导致无人机螺旋桨转动效率

下降，甚至出现动力不足、飞行不稳等现象，这给了蓝天玉不小打击。

一天，战友们无意间看到蓝天玉用无人机拍摄的星空，纷纷向他请教拍摄技巧。此后，他拍摄的视频常在宿舍楼大厅的屏幕上滚动播放，还吸引了不少官兵加入追“星”行列。

这让蓝天玉重拾信心，他一次次抱着无人机苦练飞行技能。如今，蓝天玉已成为一名出色的无人机操作手。去年参加上级组织的无人机比武，他荣获第三名。

在连队官兵看来，这些“星空照”既是壮美的影像，也是青春和热血的底色。那天，蓝天玉在他拍下的一张星空照背后，写下这样一句话：“当一群追‘星’的人汇聚在一起时，他们的青春比繁星更加闪亮。”

一片星空，照亮前行的路

融融夜色，闪闪繁星。仰望星空之时，二级上士赵甲银常常想，昔日在钢铁营艰苦奋斗的先辈，是否也曾深深凝望头顶上的壮美银河。

“一顶帐篷挡风雪，三块石头支起锅。”记得新兵下连第一天，赵甲银在荣誉室听指导员讲起，60多年前，驻疆空军某部的18名官兵仅用14天时间，就在这片“生命禁区”成功开辟出一条航线，后来这条航线被誉为“空中丝绸之路”。

“为了让装备快速启动，当年的官兵给机器裹棉被、生火炉。一次大雪封山，设备停转，大伙轮流手摇发电机7个小时，最后胳膊都抬不起来……面

对简陋的设备器件，他们在气象导航的空白之地承担起各项保障任务。”赵甲银还记得指导员鼓励大家，“现在的保障条件可比当年好太多了，我们更要牢牢守住边防，不能丢了先辈的光荣传统！”

然而，那时的赵甲银体能成绩在全连垫底。他曾有退却的念头，可想到先辈就是在同一片星空下顽强战斗，又振作起来。

后来，赵甲银抓住一切机会训练体能。练长跑时，他把沙袋绑在腿上；无氧训练时，他在盛满水的脸盆里练憋气；负重训练时，他沿着先辈走过的达坂陡坡、碎石山路拉练，上坡时放缓脚步稳住呼吸，下坡时重心下沉控制节奏，在崎岖地形里比韧劲、练耐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赵甲银成了连队的“军体达人”，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高原训练方法，战友们无不称赞。

一片星空，照亮前行的路。像赵甲银一样脚踏实地、砥砺前行，戍边人还有许多。作为连队主官，刘连长在困难面前沉着冷静，一次巡逻遇到结冰路面，车辆难以通行，他坚持带领徒步数公里走向界碑；一级上士袁龙飞是连队“四小工”，为保障连队日常生活秩序，他总是拎着装满工具的“百宝箱”蹲在地面作业、爬上爬下排查隐患……在明铁盖这片天地，大家都想做一颗耀眼的“星”。

图①：新疆军区明铁盖边防连官兵路雪巡逻；图②：连队战士正在喂马；图③：一名战士与星空同框；图④：打理菜园；图⑤：坚守哨位；图⑥：战士拍摄的星轨。

袁野、李贺摄 版式设计：何昌明

「野山楂树伴我守边卡」

■何文博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梅志峰

五月的风，轻柔漫过山野，吹开了新疆军区杜拉那边防连营门口旁那棵野山楂树的花。

野山楂树是老连长常付川种下的。50多年前，连队驻扎到夏季炎热干燥、冬季风雪肆虐的巴尔鲁克山下，由于气候环境恶劣、四周难见绿色，常付川便带领连队官兵将一公里外水沟旁的一棵野山楂树苗移栽至营区。

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野山楂树生根发芽、存活下来。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霜雨雪洗礼，野山楂树已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每年的九月份，红彤彤的山楂果结满枝头，成了营区一抹亮丽的景色。

“野山楂树耐寒耐旱，生命力顽强，就像咱们边防战士！”冬去春来，一茬茬官兵与野山楂树相守相伴，也铸就出连魂——落地生根、苦中有为。

每一名来到杜拉那的官兵想要“生出根”来，也要像傲然挺立的野山楂树一样，经受住严酷环境的考验。

在排长阿合江心中，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一次高地潜伏训练任务。那夜大雪没膝，大家压低重心，手挽着手在平均坡度达60°的“绝望坡”攀爬行进。雪块顺着裤腿灌进靴子里，刺骨的冰凉从脚底传来，每挪动一步都十分不易。途中遇上风吹雪，官兵冻得牙齿打颤，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搓搓手、哈口气，相互鼓励直至抵达目的地。

“长时间跋涉后，最怕体温骤降。”阿合江带领战友们找到一处背风地带，清理积雪、平整地面后，轮流执行观察任务，“实在冷了，大家就做几个俯撑撑暖暖身体。”

翌日归队后，留守连队的几名值班人员特意唱起连歌迎接完成任务的战友们：“野山楂树伴我守边卡，我爱美丽的杜拉那……”

“比起普通山楂，野山楂果子更酸涩，但我们用它泡水或者制作果酱，别有一番风味。”站在野山楂树下，中士王清鹏有着自己的心得，其实人和树一样，只要坚持下去，在荒凉的边关也会活出精彩的人生。

王清鹏刚下连时就遇上一场大雪。当时连队组织大家开展雪地滑雪赛，他自告奋勇上了赛场，和中士乌尼泽哈一较高下。两人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雪板在雪面上飞速滑行，激起层层雪浪。虽然王清鹏没能赢得比赛，但他不服输的精神获得大家阵阵掌声。

近些年，在上级关心和帮助下，连队各类设施逐渐完善。不仅建起蓄水池，有了净水器与饮水机，周围颠簸的土路也变成平坦的沥青路。去年，连队活动室建成，官兵可以在这方小天地里弹琴、作画、唱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大家为活动室取名“山楂小憩轩”，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为哨所增添了一抹动人的色彩。

二级上士张喜龙和战友们亲手制作挂牌，他们将一根根旧靶杆对接、仔细打磨，做成一整块光滑的木板。之后用铅笔描出字形轮廓，用腻子挤出一道道凸起的线条，随着喷枪灼烧整块木板，“山楂小憩轩”几个字逐渐显现。张喜龙随即拿起画笔，在木板右上角画了两颗山楂果，那鲜亮的颜色映照大家火热的内心。

慢慢地，活动室里迎来了不少官兵精心制作的艺术品，中士庞师绘制的水墨画《晨曦》，记录了连队出早操那个朝霞满天的早上；中士朱兆宁用铜丝“拧”出一棵山楂树，上面挂着一个用纸巾做成的殷红小果子……如今，连队还有了“山楂书屋”“山楂老茶室”“山楂训练场”。如同连歌里唱的那样，野山楂树伴着官兵守边卡，落地生根、苦中有为的精神已融入每个人心中。

在乌苏里江畔，为祖国放哨

■厉莹博 王淦

范围覆盖数十公里江段，需要昼夜不间断观察江面动静，无论烈日炎炎还是狂风暴雨，都不能有丝毫懈怠。

夏日的别拉洪是蚊虫的王国。这里的牛虻、蚊子体型大，叮咬起来又疼又痒，执勤官兵即使穿着厚厚的作训服、戴着防蚊帽，也难逃被叮咬得满身红包。每当正午时分，地表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汗水顺着官兵脸颊往下淌，巡逻一趟下来，作训服都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可官兵常说一句话：“蚊子咬了忍一忍，太阳晒了扛一扛，执勤不能有半点马虎。”

每到七八月份，别拉洪暴雨频发，乌苏里江进入汛期，江面变得宽阔、水流十分湍急。岸边的泥土被冲刷得松软，随时可能发生滑坡或江水倒灌险情，威胁附近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哨点官兵主动为村民提供汛期预警，守护群众安全。他们每天定时监测水位变化，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水文信息，一旦发现水位接近警戒值、出现险

情苗头，就第一时间通知沿岸村民提前转移物资、撤离危险区域。

深夜往往更易发生各种险情、特情，因而夜间执勤更加考验官兵的毅力。一次夜半时分，上等兵时业正警惕观察着江面，突然发现有几艘小船正在悄悄靠近边境线。他立刻上报情况，副连长伍生久带队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制止了一起越界捕捞行为。“越是深夜，越要提高警惕，我们多一分坚守，边境就多一分安全。”时业说，经过那次事件，他对“使命”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漫长的执勤路也充满了挑战。官兵每天要往返于各个点位，很多情况下只能在滩涂徒步穿行，脚下是泥泞的荒草、尖锐的碎石。一次，中士封永键不小心崴了脚，为了不耽误执勤进度，他坚持走完路程，直到回到哨点，才发现脚踝已经肿胀得老高。可他没有丝毫委屈，笑着说：“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哨点官兵在别拉洪的驻勤居所是

空间狭小的移动方舱，白天闷热得像个蒸笼，晚上却能感到江风刺骨的凉意，官兵常常要裹紧被褥和衣物才能安睡。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大部分时间，官兵的世界里只有江面的水声和观察哨的灯光。

伍生久担任副连长4年来，每年都来到别拉洪哨点驻勤。如今，他的脸庞被晒得黝黑发亮，眼神更透出一股坚强和刚毅。伍生久深知战友们的不易，便利用休息时间带着大家动手改造方舱环境，他们用捡来的废弃木板搭建简易桌椅，把收集的空塑料瓶做成花盆，种上几株野花，让简陋的哨点多了几分生机与暖意。

“仰头看一看方舱门前飘扬的五星红旗，再苦再累也值了！”正如哨点官兵所说，驻守别拉洪、为祖国放哨，既是使命和职责，更是荣耀和幸福。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上图：乌苏里江结束封冻，驻守别拉洪哨点的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抓吉哨所官兵乘艇巡逻。左图：船舱上，一名战士正在观察江面情况。李根摄



东北边陲的别拉洪乡，地处乌苏里江沿岸。每年的4月至11月，江水结束封冻期，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抓吉哨所官兵便会抵达此处，执行乘艇巡逻、驻点执勤任务。

在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草原五班”位于人迹罕至的草原深处，距离团部有5小时车程，然而，几名战士却在那

